

京师作文 大课堂



策划/京师普教 主编/省登宇

好作文是练出来的！

XINGAINIAN

ZUOWENXINZUO JINGXUAN

新概念 作文新作精选



YZLI0890161777

新概念

B卷

新概念 新思路 新作文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京师作文 大课堂



策划/京师普教 主编/省登宇

好作文是练出来的！

XINGAINIAN
ZUOWENXINZUO JINGXUAN

新概念 作文新作精选



YZLI0890161777

新概念

B卷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概念作文新作精选. B卷 / 省登宇主编. —北京: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1.7

(京师作文大课堂)

ISBN 978-7-303-12967-6

I. ①新… II. ①省… III. ①作文—中学—选集
IV. ①H194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12210号

出版发行: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.bnup.com.cn

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

邮政编码: 100875

印 刷: 保定文斋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184 mm × 240 mm

印 张: 13

字 数: 198千字

版 次: 2011年7月第1版

印 次: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31.20元

责任编辑: 梁志国 张书涛

装帧设计: 徐 晨

责任校对: 张春燕

责任印制: 马鸿麟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反盗版、侵权举报电话: 010—58800697

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: 010—58808104

外埠邮购电话: 010—58808083

北京京师普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网址: <http://jspj.bnupg.com.cn>

营销中心电话: 010—62200853 62209541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制作部联系调换

出版制作部电话: 010—62202540

出版前言

“写作是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达和交流的重要方式，是认识世界、认识自我、创造性表述的过程。写作能力是英语素养的综合体现。”写作是提升学生英语素养的关键环节，在英语教学中具有重要地位。鉴于此，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优秀教师和才华出众的创作者，认真总结写作经验，精心编写了《京师作文大课堂》丛书，包括与教材同步的《单元作文讲与练》，按专题划分的《专题作文讲与练》，延伸教材的《语文补充教材——作文》，链接中高考的《全国中高考语文（英语）满分作文评析》，与作文竞赛相关的《新概念作文新作精选》和《全国顶级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奖者佳作范本》，旨在满足学生各个层面和各个角度的需求，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和自信心，提升学生的英语素养。

本书为《全国中高考语文（英语）满分作文评析》系列之一，收录了2006—2010年全国各地高考英语满分作文，附以名家评析和标准范文。所选作品文笔优美、流畅，内容充实，对事物和生活的观察各具慧眼，对事物的表述各有千秋，反映出优秀考生活跃的思维、多元化的认识角度、丰富的表达方式，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年轻的创作者们张扬的个性和勃勃的生机；名家评析则是针对这些满分作文，认真剖析、抽丝剥茧、循循善诱，在赏析这些满分作文的同时，对其行文、结构、语言等进行认真分析，让读者了解创作者的创作思

们对未来文坛百花齐放充满了信心。

作品贴近学生的生活，内容多样，生动有趣，读起来让人手不释卷，既可以作为课余放松的读物，也可以作为中学生练笔的参考。

我们衷心希望这两卷作文精选，能够给年轻的读者带来阅读的乐趣和笔耕的信心。

韩倩雯

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奖者。1991年出生，江苏人，天蝎座。

金国栋

男，浙江台州人，现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影视文学系。获第九、十一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。十二届全国概念一等奖。主要作品有《李小雷 PK 金小骚》。

杨鑫

1992年1月出生江苏。现为东台市某中学学生。获得2008年第十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。

丁威

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奖者。喜欢安静看书晒太阳的日子。志向颇高，天分不足。想学铁头哥认真练笔，却懒于提笔。矛盾、敏感、脆弱、失眠、瞎琢磨构成生活的全部。希望写出好点的小说给朋友看，渴望美好的爱情。

辜妍洁

女，现就读于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。曾获新概念作文大赛、中国少年作家杯征文大赛等奖项。《美文》《中学生》、《小溪流》《创新作文》《蔓延》《语文导刊》等杂志先后进行个人专题推荐。在《萌芽》《中学生博览》《课堂内外》《少男少女》等杂志发表过文章。

马盼盼

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，曾获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。《萌芽》杂志作者。笔名天涯蝴蝶浪子。河南宝丰人，现居成都。出版有长篇小说《谁的青春伴我同行》（海南出版社，2010年1月上市）《乱世》（凤凰出版集团，2010年3

月上市)。短篇文章见《萌芽》《南风》《美文》《摩客》《蔓延》《紫色》《后来》《花火大明星》等杂志及各种新概念获奖者文集。

夏克勋

获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。出生于1990年圣诞节前夜，目前人在高四，对此痛苦并学会用快乐去表达。喜欢史铁生，希望有一天也能写出像《务虚笔记》那样的作品，2009年获第十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。

贺伊曼

女，1990年生。月亮落在双鱼的土象金牛座。爱吃爱睡，目前就读于湖南某二流大学。作品散见于《萌芽》《摩客》。

陈徐青

男，现就读于上海市东光明中学。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。

应颂祺

就读于柳州市柳州高中。创作的《冉冉》小说获得2009第十届中国少年作家杯一等奖，发表于合集。发表的小说有《微爱》《隧道》《破晓》等。

费诗韵

女，浙江省岱山县人士。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。

王苏辛

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，笔名普鲁士蓝，1991年生，河南人，现在成都读艺术设计。一直写小说的生物，目前在写一部长篇小说。上海作协文学百校行创作会会员。

目 录

第一辑 花儿，嫣然飘过

-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|
| 骆 驼 | 002/ 韩倩雯 |
| 三国不杀 | 018/ 金国栋 |
| 7 姓先生 | 031/ 温 暖 |
| 花儿，嫣然飘过 | 041/ 杨 鑫 |

第二辑 以爱的名义去远方

-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玫瑰舞鞋 | 068/ 丁 威 |
| 深 爱 | 081/ 辜好洁 |
| 以爱的名义去远方 | 085/ 马盼盼 |
| 原来是美男啊 | 089/ 金国栋 |

第三辑 玫瑰之城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|
| 玫瑰之城 | 102/ 夏克勋 |
| 壶 | 114/ 贺伊曼 |

分 裂

119/ 陈涂青

库索斯的心脏

125/ 温 暖

目 录

第四辑 忧伤的马匹

轨 迹

136/ 应颂祺

消失的梦和姑娘

140/ 马盼盼

忧伤的马匹

145/ 丁 威

一个故事说的是她，其实关于她

150/ 费诗韵

第五辑 樱花祭

玉米地

160/ 贺伊曼

在时间轴上留下

164/ 韩倩雯

樱花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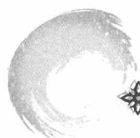
173/ 陈涂青

钻冷街

182/ 王苏辛

第一辑 花儿，嫣然飘过

有时爱情来得就是这样突然，像阵风似的。而我永远是那个爬上屋顶的男孩，半蹲着，让醉人的晚风吹乱我的头发，吹起一支过气的歌，吹到双膝冰冷，鼻孔阻塞，如今，那个男孩总算等到了爱情。于是他可以爬下屋顶，和菲一起，守着窗儿，数着星星。



韩倩雯

一只蜷缩在角落的骆驼，挺起的头部是一个大大的窟窿，身体像一卷胡乱卷起的抹布，在朦胧的灯光下，骆驼眼里流露出忧郁的气质。恰到好处的忧郁，像是从高速公路上掠过的一阵风。

骆驼的背脊是硬硬的一条，在它死时就像死蛇一样蜷缩起身体，当它活着的时候，它会挺直腰，走路的样子像一个手风琴一样一张一合。

但是现在已经旧了，我和 LANZ 把骆驼抬出来，它身上有很多擦伤，在昏黄灯光的笼罩下，我们一抬头，便想起蹲在骆驼身下从舞会上招摇而过的情景。LANZ 说：“现在想起骆驼，想起舞会，就像在看一部闪烁着雪花的旧电影。”

骆驼从人群中闪过去的时候，是悲伤的小提琴《流浪者之歌》。E 弦上发出尖锐的声音，像一根根针扎进骆驼硬布做成的身体中，现在的骆驼，如同死了一样蜷在玻璃柜里，巨大的玻璃柜里永远亮着小小的昏黄的光，在骆驼的头盖骨上滑着一线流光。

LANZ 和左轩两人蹲在骆驼身下，骆驼的背脊一下子弯曲成两个驼峰，他们像以前一样摆出可笑的姿势，最后又都自觉无趣地从里面钻出来了。

我抚摸着仿制的骆驼头骨说：“趴在地上背脊弯曲的样子，就像真死了一样。”

骆驼道具头骨上的两个窟窿对着我，手指轻轻按下去，冰冷而粗糙。客厅里一片沉默，我拖着行李，转向 LANZ 和左轩，说了声：“我走了。”

高速公路的高架桥，像是一条条蛇蜷曲在一起，汽车不断从其他高速下面穿过，一截一截的黑暗压过来又退回去。



我回来的时候天空突然飘起小雨，撑开伞的瞬间，我又想起那个像手风琴一样开合的骆驼。离开S城、LANZ、左轩和那头忧郁的骆驼，感觉自己像是穿过一个隧道，阳光从出口处涌上来拥裹住身体。

D城是个俗气的小城，因为城改，大街上的公寓被强制拆迁，导致整个D城像是被战火摧残过一般。妇女们在蒙着厚厚尘埃的梧桐下响声说着：“你们家好，你们家那么大，房子拆了政府一定补贴62万，这个房子拆掉真合算！”一旁的女人却觉得好像被妒忌了一般摇着手答道：“政府那么精明，财都给你们家发，我们可不是发财的命……”

衣小菲就站在一旁的梧桐下方，撑一把透明的伞，踮起脚，有些焦急的样子，看到我跑过来，嗔怪似的说：“不是说3点20回来的嘛，怎么这么晚？”

我解释说：“汽车在高速公路中途进了服务区，休息了20分钟。”衣小菲一边埋怨学校里的女生花痴自私有心计，一边不忘夸我没心眼直率在S城也挂记着给她电话。我听着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，不知道直率是纯真，还是大街上的女人常常骂的“缺心眼儿”。但是我的回来确实确实给衣小菲带来很大的快乐，我挺喜欢看到她开心的样子。

衣小菲说着说着就表情严肃了。她说：“从一轮复习开始我们就要好好学习，不染发不喝酒不翘课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。”我握着行李的手一松，说：“你脑子进水了吧，这跟头发有什么关系，难道头发缠着你的手不让你写字吗？”

衣小菲愣了一下，她随即转过头来，支支吾吾：“可是，学习总得有个样子啊！”

第二天上学，我就看见衣小菲一头染黑的头发坐在教室角落里，看着她那个让我没得说的“学生头”，我感觉口中像飞进飞蛾一样又干又苦。上操的时候，班主任“野猪”一直在我跟前含沙射影地夸衣小菲的头发好看，像个高中生。见我没有积极表态，便说：“卓漫，我限你今天中午把头发弄好，不然下午你就不要来了。”说罢背着手扬长而去。

整个上午，眼前都像蒙着重重雾团，各科老师站在讲台上就像单薄的纸片飘过来飘过去，最后干脆消失，我的眼前出现那只悲伤的骆驼，LANZ和左轩蹲在里面，然后他们前进，骆驼的背脊弯曲着向我走来，风从它的身体上掠过，它喘息似的肚皮一鼓一鼓。突然骆驼的身体丰满起来了，四只腿也生长出细细的绒毛，它背负着沉重

的包袱向我走来，脚下生出一大片沙漠，整个世界只剩下沙漠、骆驼、风和我。它张着嘴，一步步向我靠近……我害怕地叫着 LANZ 和左轩，但是沙漠里只有朔风呜咽。

突然什么东西撞击了头部，我伸手摸去居然是冰凉的头发。一睁眼，一颗粉笔头从我头发上掉了下去。背后是涌起的大片笑声，我转过头去看到衣小菲担心的眼光，别人讽刺的表情像是漫画里面的对白框，散布在衣小菲周围。

放学时衣小菲背着背包匆匆追上来，她喘着气说：“你上课时怎么回事？”我故意走得飞快，我甚至不想听见一个字，但是衣小菲抓住我的手臂，她站到我面前，捏着我的脸大声问我：“从 S 城回来你还是这样，你不是说去见过 LANZ 就会有动力好好学习吗，你看看你整天神情恍惚的样子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”

我看向阳台外的天空，云阵移动着簇拥到一起，像吐着泡沫的海水。我慢慢地吐出两个字：“……骆驼。”

“什么？骆驼。我不管你在想什么，”衣小菲急促地说，“卓漫，你想考个好大学吗？找个好工作吗？你现在这个样子像是高考吗？你……”

“衣小菲，你像个好学生还不行吗？！把头发剪得像个瘪三！”

“你说什么……”衣小菲话没说完，我扭头就走，她扯住我的手被我狠狠甩在身后。她对我叫道：“卓漫，我是为了你好……”

中午我没有去修理头发，我坐在学校操场的看台上方，风很大，天空中的云被风扫来扫去，随着上课铃声的响起，寂静落入了操场，操场旁繁盛的树荫的阴影伸展开来。

“大学”“工作”诸如此类的字眼从衣小菲的嘴里蹦出，我的胃仿佛被灼烧一般，觉得她真恶俗。就像我讨厌别人看完我写的东西后说：“你的作文写得真好。”

我呆呆地看着天空圆鼓鼓的云，一朵一朵放慢了速度，像是一个彩色的浮雕一般，我蓦然想起浮雕是介于绘画的二维虚体空间和圆雕的三维实体空间，浮雕的美在于它的不自由，在于它是沉淀在平面中的艺术。但不是所有的不自由都美丽，有些不自由就像压在骆驼身上沉重的背负，将骆驼的目光压得忧郁。

这就是那天不管 LANZ 和左轩多么卖力像以前一样使用骆驼道具，到了最后连他们自己都觉得无趣，瘫倒在沙发上的原因。

衣小菲下课的时候跑到操场找我：“你妈来了，在办公室。”我从看台上一级一级地跳下来，走过衣小菲身旁的时候，我背对着她说：“衣小菲，你能不能不变成这样，你这样很可怕，我会很孤独。”

衣小菲说：“没有什么不能被改变，只要你想。”

“我不想改变什么，我这样挺好。”我扭过头去看了她一眼，然后一步一步走过教学楼、办公楼，一直到校门。我不想去办公室，我讨厌老师从我妈手中接过红包的时候那个假装推辞的样子。我干脆站在传达室里等我妈，直接等待暴风雨的降临。

我双手插在兜里，耳里插着耳机，腿随着音乐的节奏不断晃动。我在脑海里勾画起班主任的样子，我们班都叫他“野猪”，“野猪”看到有钱的家长就说你们孩子很听话、很好，听得家长钱包直痒，掏出一个他已预谋很久的信封，那信封里面的一叠纸等于他一个月的工资。在“野猪”面前，有一些家长是他的顾客及上帝，而另外一些则是他费尽心思却始终干涸的财源，这种求财而不得的样子使他生出一种莫名的仇恨，而这种仇恨往往体现在一些细枝末节上面。比如说，某女生今天因为生理期没有上操，他会责备她懒，若女生解释肚子疼，他就归结为撒谎，人格上出了问题，罚女生扫教室一个月。我和衣小菲替那个女生感到可怜可气，便站起来指责“野猪”体罚学生。于是我们和“野猪”之间就开始积怨，并且越积越深。但是说实话我挺佩服“野猪”的，在我的父母出现在办公室时，他的笑容是那么随和，甚至让人感到可亲可敬。

远远地，我看见我妈穿着高跟鞋走过来，像是飘到我身边一样。她一句话也没说，和我直接钻进汽车。一路上连音乐都没开，整个车厢被沉默压着，我倚在靠背上眯着眼睛看路旁的低矮建筑物倾斜着向后倒去，偶尔听见一声鸣笛，像是我妈唠叨时尖锐的嗓门。

她掏出钥匙开门的时候，依旧是沉默，她突然的沉默让我比从前更害怕，好比悬疑小说中的一片阴云正在隐隐膨胀出悲剧。她坐在沙发上，让我站到面前。

她又着手臂问：“你现在到底想怎样，你以为逃学去S城我不知道吗，我和你爸睁只眼闭只眼你就得意了？”

“还有，今天和班主任谈了你的头发，马上我就开车带你出去，把一头红发给我剪掉。”她“啪”地站起来，伸手抓住我的头发，把我拽到镜子前面，大声嚷起来：“你看看这一头红毛，像个什么东西？就像大街上的混混！你今天必须剪掉，要不你就别回来，别再用我一分钱！”

我掰开她的手，理理头发，直着嗓子说：“我不剪。再说，我也没用到你一分钱，都是我爸做生意赚的，你有工作吗？你不也靠我爸养嘛！”

她站在一旁叉着腰瞪着我：“我已经忍受你很久了，哪个家长像我这么辛苦？”

“对，你很辛苦，忙着给‘野猪’塞钱还要打麻将，这还不辛苦？”我理完头发



后又用手心拢了拢。

“你剪不剪？”

“不剪。”

“再说一遍试试！”

“不剪。”

“那你出去。”

和我妈的斗争靠稿费持续了两个月，到最后实在撑不下去了。第一个月到手的钱花得一千二净，第二个月靠着和衣小菲挤宿舍蹭她的饭勉强挨过来，直至身心俱疲。衣小菲一有空就劝我回归“正道”，我抱着她的被子看着宿舍窗外的阳光问道：“我上次那样说你，你也不生我的气。”

衣小菲紧挨着我坐下来：“卓漫，我了解你，也会相信和包容你。”

“真的？”我抱着被子坐起来，眼里却抑制不住涌出泪水，“衣小菲，你真好。你比我妈还有‘野猪’好很多，他们都只会欺负我……”

衣小菲靠近我的脸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：“其实他们也是拿你没办法，都是为了你好啊。我知道你不喜欢被压制，但是，就只有一年半，挨过去，我们就好了啊。什么染发啊打很多耳洞玩乐器啊我都奉陪到底。其实我也不是就屈从了这个畸形的教育，我只是被迫适应着，不然以后无法面对现实。”

我抓紧被子蜷起双腿，把头搁在膝盖上，再次看向窗外，阳光呈发射状在窗边上跳跃，我想起S城，想起LANZ打开电灯时，灯光落到骆驼眼睛上的那一瞬间，我看到它忧郁地看着我。那忧郁像是喷出的毒素，直直射进我的瞳孔。

“衣小菲，我该怎么办？”

“还是先去把头发染黑。”

“嗯，”我点点头，“然后呢？”

“表面上去和‘野猪’认个错。”

我挠挠一头红发：“真是……非得跟那种人说话么……”

我站起来走到阳台上的镜子旁，抚摸着头发。

“小菲，这是我在S城染的，是爆发而崩溃的红色。看着它，就像看着S城一样。”

“还在想念LANZ和左轩啊？”

“嗯……”

衣小菲把手轻轻搭在我肩上。



“还记得你跟我说过他们和可笑的骆驼道具的事，真的好开心哦。”

“不，”我转过身去，“它不是一头可笑的骆驼。”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好像是一头忧郁的骆驼吧，因为不堪重负。”

衣小菲陪我翘掉下午的课，用她的话来说：这是最后的翘课，以后就得老老实实地干上一年半。

坐在美发沙龙巨大的镜子前面，我看到一头热烈的红色像燃尽的炭火，“唰唰”地掉下去，当“发哥”拿来黑色的染发剂，我感到头皮上的温度先是被一股强劲的冷水浇灭，然后上面结了冰，厚厚的一层，还有冰渣不断往下落。染发剂一点点在头发上着陆，散发出特有的苯的气味，连同那黑色如同毒液渗透进头发、细胞、脑髓、肌肉，最后直达心脏。

从美发沙龙出来的时候，腿有些发抖，在高高的台阶前被绊了一下，衣小菲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她的眼里有些发亮，但是她只是悲伤地看着我，哽咽地说：“回去吧……”

三

站在家门口，我敲了敲门，没有回应。

于是我把行李箱放到一边，坐在台阶上，看着别墅区里的天空。飞机云就像一条插入黄昏云层的尖锐的白线，我看着层层叠叠的云层发出诡异的光，隐隐听见了天空转动的声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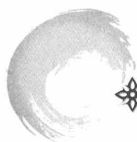
“死回来了？”熟悉却又好久未听的尖刻嗓门如同闪电从头顶划过，我妈站在了我面前，“你不是挺有本事的吗？”

我忍住泪水，仿佛努力压抑着胸腔中不断上涨的潮水，强迫自己含着泪“嗯”了一声。

她掏出钥匙“咔嚓咔嚓”地打开门。

“进去吧。”

我在沙发上坐着，什么也不说。大理石地面上掉着产卵后死去的蛾子，上次离家前放在茶几上的书依旧翻在19页，空荡荡的别墅里站着那个些许陌生的女人，我和她之间的沉默像是在D城上空响着，又像是在我的心底颤动。



她站了很久，然后说：“你别怨我心狠，你之前也太不听话了！”

我站起来，拖着箱子向房间走去，不理睬她脸上尴尬的神情。

我从柜子里翻出 LANZ、左轩和我的照片，还有那只骆驼的照片。我站在他们之间像个孩子一样握住他们沾满沙砾的手，一只脚伸出去踢人造沙滩上的贝壳，我的头发像火焰一样在湖风里燃烧；他们钻在骆驼身体下方顶起骆驼，骆驼的身体歪歪斜斜，我抓住骆驼短短的尾巴不让他们前进，我的头发像火焰一样在笑声中缠绕；我站在 S 城的最高处，游人如同银鱼穿梭在 S 城绚烂的灯光中，我的头发在 S 城的江风里乱蓬蓬地从人群中跳了出来，像一团明亮的炭火……

但是现在，这团火焰像是生存在黑暗中的一道光，最终托不住黑暗，掉落在茫茫黑夜之中。

我想回到 S 城，想脱离这个只要金钱和虚荣的家，想脱离沉淀在世界底部污垢一般的 D 城。在 D 城，永远不会有人在乎你的感受，他们对待大人和小孩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尺度，那就是金钱和分数，他们尖刻的言语像针一样密密地刺向我，让我无比留恋 S 城，S 城的喧腾像是钟声返回在圣地，紧紧将我环绕。

D 城狭小的街道边上永远聚集着一群女人，但是站在人声鼎沸的 D 城，我恍惚觉得外边没有人，只有一层层的屋顶……。

我妈最近打麻将总是输，一到家就唠唠叨叨谁的男人在外边手脚不干净，哪个女人总在校门口炫耀儿子成绩，她总是怨我：“你看看你考的什么分，让我在校门口都抬不起头！那些婆娘都在背后说我们家毁在你手上了，你能不能给我留一点面子，啊？”

我用力地掐着笔，眼前密密麻麻的数学试题像是一个个背过身去的石像，冰冷地包围着我。

衣小菲下课的时候在阳台上唱起刘若英的《听，是谁在唱歌》：

听，是谁在唱歌

还是你心里的盼望

听，是谁在唱歌

是我

对谁呼唤……

